

武松的传说

许超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武松的传说

许 超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武松的传说

许 超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河北省清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5.625 印张 115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5.00 元

ISBN7-80505-732-X/I·670

武松，传称清河县人，曾在阳谷县景阳岗打死猛虎，为民除害。此义举，在国内家喻户晓，代代相传，且远播海内外。今建武松打虎雕像，装点县城，活跃人民文化生活，赞崇英雄，弘扬正气，意在于此。

——摘自一九九〇年十月清河县
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武松打虎雕像
的决定

前 言

清河县自古民风淳厚，多慷慨悲歌之士。

相传，武松系清河县人。少时家境贫寒，性情刚烈，爱习拳棒，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每每拔刀相助，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武松打虎》、《武松大闹东岳庙》等美丽动人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有口皆碑，并以一种武松精神，为乡民所赞颂，为世代所流传。

传说，指民间历史上长期流传下来的某些事迹的记述，有的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为基础，或历史人物行迹以及地方风物古迹等密切联系的口头故事，有的纯属想象或虚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武松的传说，就是基于这一

指导思想,进行搜集、整理并加工而成的。但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失误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作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

目 录

童年足迹

亲兄热弟.....	(3)
那是烧饼.....	(5)
谁是好入.....	(7)
去问杨树.....	(9)
巧惊路劫.....	(11)
拳威初试.....	(13)
六步桥头.....	(15)
狗皮之祸.....	(17)
石惊歹徒.....	(19)

千里探亲

黄河渡口.....	(25)
夜探松林.....	(28)
指印滑州.....	(30)
红楼鬼影.....	(33)
灯前黑影.....	(36)
乔妆新妇.....	(39)

火烧云岭	(42)
祸起瓜田	(45)
夜半水声	(48)
巧逢芳芸	(52)
莲池风雨	(55)
神力斗牛	(58)

名 扬 故 里

虎口拔牙	(63)
玉珠事件	(66)
宝在谁手	(71)
夜探龙泉	(75)
气死西门	(79)
女死男尸	(83)
烈马腾空	(86)
墓地吼声	(90)
抓石如粉	(93)
真相大白	(96)
智歼群狼	(100)
马失何方	(103)
赤手捉鳖	(107)

走 马 送 嫂

一条活鱼.....	(113)
两个黑影.....	(116)
三清观内.....	(119)
四佟惊雷.....	(122)
她失踪了.....	(127)
谁是杀手.....	(130)
武举不举.....	(133)
雁鸣莲湖.....	(137)
马走莘县.....	(140)
虎口夺粮.....	(143)

传 外 的 传 说

知错不改.....	(149)
知错改错.....	(153)
气恨难消.....	(156)

附：话说清河武大郎.....	(159)
----------------	-------

童年足迹

武松，生长在清河县这方古老而凝重的热土上，流传着许多他童年的故事。

亲 兄 热 弟

清河县城东八里孔宋庄，庄西头有个武老成，当了多年长工，可日子照样穷得叮当响，四十多岁了也没娶上媳妇。正如俗话说“出门锁门入开门儿，出来进去一光棍儿”。有一年，黄河闹大水决了口，一下子淹了九府十八县，于是，一群一伙的灾民逃往清河县一带讨饭求生。

那天晌午，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来到孔宋庄讨饭，饿昏了，一头栽倒在武老成的大门前。正巧武老成打工回来，一看这样儿，心急火燎地一步跨进家门，点把火温了温早饭时剩下的红高粱面稀粥，盛得一大海碗，端将出来叫那女人吃。那女人喝了热粥就活泛了，也有劲儿站起身来，流着泪说：“多亏好心人救了我的活命。”

后来，田大婶见那女人孤身无靠怪可怜的，从中说合了说合，那女人便嫁给了武老成，街坊四邻都称呼老成婶。常言说“有了女人才是家”，武老成高兴得了不得，打一天工回来屋里有人给说话，伸手能喝上碗热汤水。老成婶人很勤快，粗活儿细活儿、下地踏坡、拾庄稼捡柴禾，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又会俭俭省省过日子，虽然天天稀汤菜粥，可夫妻俩你疼我、我疼你，日子过得挺和美。到了来年开春，柳绿花红的一天早起，老成婶竟给武老成生了个眉清目秀的大小子。第三年中秋月圆的时候，老成婶又顺当地生了个浓眉大眼的二儿子。夫妻俩甭提

多高兴了，商商量量地给孩子起名儿。老成说：“大儿子叫大郎武植，”老成婶说：“二小子叫二郎武松，”于是武大郎、武二郎的名字就叫开了。

高兴归高兴，可毕竟平添了三张嘴巴呀。武老成为了养活他娘儿仨，只要能挣几个钱换得一合^①半升粮食，甭管多苦多累的活儿都去干。这年隆冬腊月，刮了三天三夜小北风，下了一场“地穿甲”^②，路上滑滑溜溜站不住脚。武老成给盐店推小车运盐，为赶路空肚子走了一大晌，肚里饿，出虚汗，腿打颤，不慎脚下一滑，盐车一歪，一头栽倒在冻土地上，再也没有缓上气来，连句话也没留下，撇下老成婶娘儿仨一命归西了。真是“破房偏逢连阴雨，苦水又泡黄莲根”，庄里人都说老成婶好人没好命。

注：①合 gē，量词，旧衡制一升的十分之一。

②地穿甲，雪屑或雨水冻冰的地面。

那是烧饼

武老成一死，家里就像折了梁，断了柱，天塌下来四铺子落地。老成婶抱着二郎、搂着大郎，灶前没有一根儿柴禾，瓦罐里没有一把米，喝口冷水也得自己到井台上去提。常言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舌头低下压死人”，四邻八家壮汉子有得是，可谁也不好意思帮她家一把。只有田大婶不听邪，见她家的大郎、二郎饿得哇哇直哭，就给他一勺半碗的。要说老成婶也真够硬气的，擦擦泪，咬咬牙，拉扯着大郎、二郎往前苦奔苦熬。

二郎武松七岁，就能跟随十岁的大郎哥哥出门讨饭了。你看他，怀里抱只粗瓷碗，手里拉根打狗棒，先是在本村转，后来到村外串。那年月，穷人太多，家家都食不饱肚，哪里有剩干粮剩饭开销要饭的？财主大户家都喂着一群大狗，恶狼似的，见了破衣烂衫讨饭的硬是汪汪狂叫，吓的人心惊胆颤不敢近门口，小哥俩有时串一天，也讨不饱肚子。

常言说“腊七腊八儿，冻死叫花儿。”这两天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这年腊八那天，阴得沉沉的，嗖嗖地刮着小西北风，雪花乱飞。武松跟随大郎哥哥到楼庄讨饭，串了好几条胡同只讨得半小碗菜粥，大郎勒了勒腰带，尽给弟弟吃了。当走到白大户高大的门楼前时，只见白家三少爷手里拿着白面烧饼逗狗玩儿，那只小牛犊似的豆青狗摇头摆尾围着他打旋磨儿。三

少爷冲着武家兄弟翻白翻白鲶鱼眼儿，随手把烧饼掰成一块一块地抛给狗吃。武松空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叫唤。大郎肚里无食，身上衣破，冻得磕打牙，可他拉着弟弟头也不回朝前走。到了村头赶紧躲进车棚里，搂着二郎避风雪。

二郎问：“哥，那小子手里拿的啥干粮？”

大郎说：“那是烧饼。”

二郎说：“他干啥拿烧饼喂狗？”

大郎说：“他家是大财主。”

二郎问：“多咱咱家也有烧饼吃？”

大郎说：“等我长大了，自家做。”

谁 是 好 人

武松跟随大郎哥哥讨了几年饭，吃尽了苦头，可也长了不少心眼儿，明白了一些人间世理，记得最结实的是：真心实意帮助穷人的才是好人，穷人再穷不能坏了良心。

有一年秋天，正是拾庄稼、拾柴禾的节骨眼儿上，娘病了，哥也病了，没钱请郎中诊病买药，只好眼睁睁地硬抗着。后来多亏了邻家田大婶，找来偏方熬了草药，亲自一口一口地喂，过了几天，老成婶娘儿俩才活了过来。武松结结实实地记住：田大婶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人。

田大婶有个小小儿叫三顺，与二郎同岁，可人饿得像个瘦猴子。一到青瓜梨枣季节，他就瞄准了也财主家的瓜园行子^①，细长细长的脖梗上挎个分不清啥颜色的布兜兜，天天去偷摸，只要得手不论大小生熟一齐扒拉。他见老成婶和大郎病得爬不起炕，大晌午头上偷了两个面甜瓜，大汗白流地送到炕上。老成婶感动得直掉泪珠子。武松牢牢地记住了：三顺也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人。对好人要一辈子讲良心，不能黑心烂肺。

一天，武松拾得一抱柴禾，刚走到南坡路口，猛然见三顺挎了一兜兜艮菜瓜^②跑过来，满头大汗，冲他摇了摇手，指了指后头，顾不上说话，便慌忙急速地一头扎进谷子地里藏起来。不一会儿，也家看瓜园的吴四儿甩着大步追来。拦住武松

问道：

“你见三顺儿跑过去了么？”

武松摇摇头。

“有人从这条路上跑过去的么？”

武松还是摇摇头。

气得吴四儿“哼”了一声，扭头回去了。

从此以后，三顺儿与武松成了一对好朋友。

注：①行(háng)子，方言，指排列有序的果林。

②艮菜瓜——一种瓜的名称，生吃时不酥脆，成熟后，可去瓤腌酱瓜。